

譚延闓的生平

吳燦禎

燦禎早歲就讀長沙明德學校，每聆校長胡子靖先生訓話，必語及譚祖安先生延闓，懷念之情溢於言表，因知兩公交誼深厚。來台後在子靖先生百齡冥誕紀念會上獲得組安先生手札影印本一卷，其中對於明德學校深表關切期望之意。竊怪譚公一生勤勞國事德業豐隆，乃拳拳於一中等學校，於是覓閱其有關文獻與傳記，深感譚公過人之處甚多，其最顯著者約有數端，茲分別簡述之。

順應時代參加革命

譚公系出閩閩之家，父為清室總督尙書，本身又為少年科甲翰林清才，尤其奪得湖南三百年科舉中視為缺憾的會元，天下尊榮。當時傲視一切的大文豪王壬秋也在日記中大書：「看京報文卿兒得會元補湘人三百年缺憾」，認為是湖南稀有的大事。以此背景理應保守舊業鄙視新學，乃據明德學校校史記載，中華民國紀元前九年即清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子靖先生與龍絨瑞先生創辦私立明德學校。越三月，茶陵譚翰林組安來校參觀，慨捐千金為校費，並年助英文教員薪金千元。民國紀元前七年原任明德總理龍侍郎湛霖卒，譚延闓繼任總理，民前三年校款奇絀，校內財政，一委之譚總理，並借款建築校舍。民國十七年明德學校成立董事會推定譚延闓、張繼、陳果夫等十八人為董事，共推譚氏為董事長。

又胡子靖先生所作慈衛（譚公自署名）先生五十壽言有云：

「始，光緒癸卯元倭歸自東京與攸縣龍視仙黃溪兄弟擬設學堂，得芝生三丈提挈，賴以有成。英彥雲從，氣象甚偉。先生蒞學校參觀，願語元倭：『吾昔意輕學校，今見明德規模，吾誠服子。』元倭初識設學，本以師效日本慶應自詭，實內憂同志之孤，助助之無人，聞先生言，感慶交至。因請主辦此校，先生欣然許諾，立畀千金，自是明德始議擴充。人或疑譚氏舊家，慮有撓者，元倭以陳，先生笑言：『吾幸者母子同心，吾出贊教育，實秉吾母李太夫人命』。繼是明德事，先生皆與聞，凡分立經正中學，黃公克強教授，及護之亡命，胥其計慮。丁未之冬，校用奇絀，元倭計無復之，自滬書抵先生，告將以身殉學，先生亟召元倭歸。設內部維持會，先生遂稍校財，訖辛亥革命為都督乃已。而此三年中明德次第興建校舍，彈費至國幣十萬，自院司及銀行假三萬數千外，他皆仰先生舉債，致受重困，累負至今焉。然先生四督湘軍，未嘗以此債融銷官金，元倭亦不敢用以上請。蓋吾二人平昔交厲，義不許廢公振私，固如是也。歐戰事興，袁氏移國，先生自青島旅滬，與唐少川謀陪帝

制，寓書元倭，謂：『我等惟君為有事業，吾近益感國人失教，明德貴重，君宜加勉。』（按譚公原函為：『吾輩惟公為有職業有歷史，實不可不勉，近益有感於國人之無教育，仍不能不望之我明德也。』）元倭敬承此言，罔敢自逸。」

讀上文深佩譚公見識之高，思想之新。大抵時代轉變之際，豪傑之士多能高瞻遠矚，透視未來的發展，並知一切革新必須自教育着手，如會國藩之選送幼童前往美國求學，梁啟超等在湖南辦理時務學堂，均是同一見解。譚公英年時期，曾隨其父宦遊北京廣州等處，眼界廣闊，加上天縱聰明，革新思想或於是時即已深植腦中，其後雖仍參加科舉考試，成進士入翰林，但次年其父病逝即報丁憂不復任官。民國前三年湖南成立諮議局，是為人民參與政治之始，譚公被選舉為諮議局局長，首先反對清廷所訂借外債修鐵路之計劃，而另訂湘境鐵路年限趕修辦法，深為三湘人士所擁護。民國前一年辛亥十月二十二日，長沙革命同志繼武昌而起義，譚公眾望所歸又被推為參議院院長，遂正式參加革命工作。

辛亥起義以前，譚公既未參加革命組織，也未從事革命活動，但自起義以後即以堅定的立場，作積極的行動。當都督焦達峯、陳作新相繼被害後，立即就任都督，年僅三十三歲。是時長沙

人心浮動，舊派頑劣乘機竊起，危疑震撼不可終日，譚公雖為文人，但以其崇高的聲望，革命的決心，及時穩定局勢。並發佈「大漢民國各省會師北伐檄」，其警句云：

「曼珠野部，金源遺種，墮遼河以自固，併葉赫以稱雄。值朱明之晚年，更窺上國，因吳藩（吳三桂）之失策，便盜神彝。自東西以迄北南，汚神與四萬餘里，由甲申至於庚戌，閩國統二百餘年。其始犯邊，甚於流寇，迨後入關，更無人理！」又云：「自為帝制盜憎主人，鉗制千里，侵陵百出。」「薙髮忌之心，官爵有壟斷之形，賦稅有偏枯之病，刑法乃普通之法，設經典以待宗盟，制科乃桎梏之科，開別徑以通旗籍。」

文中歷數清廷竊據中國奴役漢人之事實，讀之令人髮指，既可堅定湖南人民革命之決心，尤能鼓舞其他各省人民之革命情緒，雄文勁采，氣壯聲宏，可與唐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則天檄並傳。辛亥起義以後，各省紛紛獨立，各自為政，不相聯繫，譚公深恐造成分裂割據之局，招致列強侵凌之禍，於是通電全國大聲疾呼，其文有云：

「此次各省起義，宣佈獨立，係對滿廷而言，非各自為謀也！現在大江南北悉就範圍，海軍抒誠，已得全數。民國宗旨，同主共和，則曰「獨立」二字，尤乖名實。不獨中山（按指中山先生）來電，外人疑難，或因此團結未堅，內則分裂以省界，外則相侵以列強

，殊非新中華民國所宜。同是炎黃子孫，斷不能稍有畛域。」「仍希望各省協同力進，以偉大民族，共建偉大國家，雄視五洲，當無倫比。」

讀上文可知譚公謀國之忠，慮事之遠，在在以全局為重，以分裂為慮。

民國初建之時，譚公與國父中山先生未曾謀面，但與粵督胡展堂漢民聯繫密切並服膺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主張。二次革命時譚公立即通電響應黃興反對借款並揭發袁世凱的陰謀，遂因是而去職。直至民國五年，譚與胡均在上海，國父亦自日本返國，始由胡介紹晉謁，由是時相過從，譚並囑田宅獻金五萬元於國父。此後即始終追隨成為黨國元勳。

譚公以一舊派世家的文弱書生，起而參與驚天動地的革命工作，其如炬的目光，新銳的頭腦，以及擎天的魄力，非梁啟超、譚嗣同輩所可比擬。

穩定危局應變有方

我國數千年歷史中，文人領軍而能挽回危局安定國家的並不多見。三國時諸葛亮輔佐劉備建聯吳拒曹之策，並與吳合力破曹軍於赤壁，是為歷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戰，創造了三分鼎足之勢。東晉謝安於苻堅統兵百萬進抵淮淝時京師震恐，安奉命為征討大都督，指揮將帥大破苻堅於淝水，是為有名的淝水之戰，東晉賴以偏安。南宋虞允文於金人大舉入侵時，奉命參謀軍事率諸將大破金兵於采石，南宋賴以偏安。明王守仁初在贛南剿平漳南大帽山諸賊，後又平定宸濠之亂。清

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諸人均是文人統兵，各建殊勳。

譚公於湖南起義未久繼任都督，內有驕兵、悍將、遜清餘孽的惡意中傷，革命黨人的恣睢使氣；外有強大清軍迫近武漢，黃興統率的革命軍陷於苦戰，瀕臨崩潰，革命情勢確是岌岌可危。但公指揮若定，應變有方，首先恢復長沙秩序安定後方，並迅速派遣部隊，兼程馳援武漢方面，以壯革命軍之聲勢，穩定前方軍心。同時別遣部隊一路進入江西，趨襲南昌九江以斷長江水師的歸路；一路深入武漢上游攻取荊襄，以分散敵方兵力，亦即減輕武漢方面的壓力，此均為卓越戰略家的行動。

武昌起義之初僅湖南一省響應，當時若僅以兩湖力量與清廷對抗實難持久，譚公注意及此，乃力促廣西諮議局發動廣西獨立。最後獲得巡撫沈秉堃的同意，宣佈獨立並任都督。譚又進而推舉沈為湘桂聯軍司令官，出兵北上支援武漢，於是革命軍聲勢日壯，未久，滇、粵、黔、贛、閩各省先後光復。譚公又盱衡全局，擬訂全般作戰計劃大綱，電達鄂軍政府，略云：

「鄂湘一家，安危同繫，現在桂軍已在永州出發，兼程赴敵，敵處已商請廣東胡都督（漢民）、福州孫都督（道仁），整頓海軍，連合吳淞軍艦，直攻天津，以擊敵兵之尾，並請孫督揀遣精兵，由海道來援。又電請貴州楊都督（藎臣）出兵銅仁，與我軍會合，取荆襄，出沙洋以擊敵兵之腰。更請桂林沈都督（秉堃）加派老練之兵與敵省會師，尅

期赴援，尙望堅守武昌，以圖合勦，決不稍存畛域，貽誤中華大局。」

吾人今日試一回想，武昌起義未久，清廷即起用袁世凱爲兩湖總督，統率其親自訓練的新軍大舉南下，而革命軍則多爲倉卒成軍指揮號令不一，其強弱之勢已甚顯明，若無譚公堅定的決心，至當的籌謀與積極的行動，則辛亥革命是否能迅速順利完成，尙未可必。因而就當時情勢而言，其對國家之功實不在指揮前述歷史上各次戰役的先賢之下。至於作戰狀況的複雜，作戰地區的廣闊，則遠過之。

譚公自民國二年被袁世凱免去都督後，曾數度統兵，民五奉命二度督湘，民六段祺瑞欲實行武力統一政策派兵入湘，譚以湘軍總司令名義率部扼守柳州永州一帶，民九乘駐守衡陽之北軍吳佩孚部北撤，揮軍逐走張敬堯三度督湘。旋實行軍民分治，命師長趙恆惕接代總司令，譚乃離湘赴滬。民十二奉國父召赴廣州，旋奉命爲「湖南討賊軍總司令」正式膺身於「國民革命軍」行列。民國十三年國父決定北伐，命譚爲北伐軍總司令，胡漢民雖有諫阻，但因國父仍命儘管去做，譚即唯唯稱是努力奉行，揮軍深入江西直逼南昌。惜後來除湘軍外其他部隊不聽命令，且前敵指揮官失策輕敵致功敗垂成。其祕書胡耐安氏追記當時情形云：「民十三冬臘間，敵軍方本仁的尖兵部隊已進入北門，他才坐着轎子，夾在敗兵裏倉皇南走，又值雨雪載道。當我在大廈嶺麓路旁村舍見到他，依然是從容安定的神情，笑語溫存的慰勞我。談到宋鶴庚的失策輕敵，也沒有惡語相加

於宋，只是搖頭表示懊惱而已。」此時最足以表現臨危不亂，處變不驚的大將風範。北伐初期譚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但因同時擔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旋又繼任國民政府主席，部隊指揮任務遂由副軍長魯滌平接替。以後即主政中樞，未再躬身戎行。

器度恢宏雍容易與

我國俗語云：「宰相肚裡好撐船」，係指統率羣僚籌劃全局的人，必須能容人所不能容，能忍人所不能忍。宋蘇軾留侯論：認爲圯上老人深惜子房以蓋世之材，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是故倜儻鮮腆而深折之，彼其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又曰：「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

譚公生平友人對其觀察精微，評論至當者莫如胡漢民與胡耐安兩氏，譚與胡漢民自民國初年分督湘粵兩省即有密切聯繫，十餘年來，譚有容人之量，胡有知人之明，且兩人興趣相同，均善書法詩歌，故交誼深厚。胡曾分析譚的爲人性格說：

「譚先生『休休有容』具有古人所謂宰相的氣度。他的性格，祇有『和平中正』四個字，可以得其大略。兄弟與譚先生相處十餘年，從未見其疾言厲色，有時，有人爲什麼問題互相爭執，譚先生一來，往往令人氣消，遇到難以解決的事，一經譚先生區處，也就十分妥貼了。所以有人視譚先生爲藥中甘草，幾於攸往咸宜。但是譚先生在我們工作中，不僅爲隨便配合的甘草，而是在配

合之後，能使我們的工作，發生偉大的效能，顯出異常適當的工作的。這一點，凡熟於中央政情的同志，一定已有深切的認識。」民國十九年譚公突然發病不治時，胡漢民悲痛萬分的說：「老成凋謝，我們爲國家設想，爲本黨設想，該是何等重大的損失！」

胡耐安氏則爲譚的祕書，朝夕相隨，他說：「譚氏器度恢宏，雍容易與，善馭下，尤能自安於下；但期有利黨國，不甚計較名位，做主席可，做院長亦可，做總司令可，做軍長亦可；無可無不可」。他又說：「譚氏看來好像平淡無奇，隨緣常住；實際上，其間的周折軋軋之順應協調，苦心孤詣的煞費周章；又豈是局外人所能體味得盡的辛酸況味。」「民國十九年譚公實在年齡五十一歲不足，黨國不造，斯人去世何其太早！言念以後許許多多的國事之變故，假令譚氏仍在，也許『厝薪』的安排會好一些。」

今讀兩胡所作分析評論，均盛稱譚公協和疏導排難解紛的功能，並對他的盛年去世，國家發生多次事變深致慨歎。茲特摘錄湖南文獻所載民國十五年答覆唐生智一函以資印證譚公的苦心孤詣。

原函云：「奉誦惠書，並聞道及晉德之猛，立心之堅，知人之明，見事之遠，皆出望外，喜不自勝。吾輩飽經世變，渴望太平，但得同心，深爲領袖，而況有絕大希望於將來者乎。所下問者已一一奉答，惟延閣誠不足以賅時，智不足以燭物，道遠事異，又非坐

論所能悉當，要只盡其誠而已。制度因時而異，亦無不可變之制，得其人以付之，竭誠以蒞之自當有效。好問察適言，實當大任者所必注意，願公毋忽此陳言也。介石總司令此行實有殉黨國之決心，其才亦足以副此，望公推以誠心，成功必可操券。吾湘人士每有好勝不下人之習，護國護法兩役，前事難忘，今以主義相結合，以革命相砥礪，固無此慮，然亦望公之折其萌矣。昔曾文正稱胡文忠赤心以憂國事，小心以事友生，今公所行，不異文忠，願公恢宏遠謀，以濟國難，是所貢獻於左右者也。天下事，本難盡如人意，人之意，亦各有不同，惟大智慧人乃能觀其通，務其遠者大者，而不屑於目前，革命黨尤當有此氣量，而況我佛以捨身救世者乎。凡此所言皆公所知，特此盡其誠而已。

民國十五年北伐軍追奔逐北節節勝利時，唐生智為北伐軍中主要將領之一，自應共嘗勝利之果，乃據上函所指，唐生智此時即已對政府不滿，心生離貳。幸譚公苦口婆心曉以大義，才消弭其變叛的行動，順利完成北伐。其後又在鄭州宣佈獨立招致敗亡，雖咎由自取，亦國家之不幸，其人事料亦讀者所樂聞，特拜訪吾湘碩果僅存而與唐氏相識甚久之某老將軍。老將軍現年九十二歲，身體健朗有類七十許人，好客健談娓娓不倦，他與唐先後在陸軍小學陸軍中學及保定軍官學校同學，畢業後又均在湖南軍中中共事多年，對唐之為人行事知之甚深。老將軍言：唐之祖父某，太平天國時，從湘軍截擊石達開於四川大渡河畔，生

擒石達開有功，官至提督。唐生智為其孫，生而木訥貌類愚鈍，因祖父關係，保送陸軍小學，成績低劣，列名榜尾。升入陸軍中學後智慧漸開，後又升入保定軍官學校，成績優良為其班之冠首，頗獲其師蔣百里先生之賞識。保定畢業後單獨分發湖南部隊服務。唐之統御頗能恩威並濟，部屬之困難必盡力解決，凡有父母及眷屬者均妥予安置，不使有後顧之憂，然後臨之以威，部屬敬畏，師長亦然。作戰亦頗沉着勇敢，某次在湘北與敵軍作戰，召所屬將領在前方開會，敵方砲彈穿屋頂而下，唐仍鎮定如常繼續會談，彈未爆炸故無傷亡。又常宿前方掩蔽部內，雖槍砲雷鳴，仍能安睡。當其困守衡州以一師兵力遭受三倍之敵分路進攻時，採納某老將軍之建議，傾其全部現金十餘萬元，親自犒賞前方部隊激勵士氣，然後以內線作戰原則各個擊破來犯之敵，乘勝收復長沙統一全省。其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作戰於粵漢與平漢兩鐵路線上，亦均所向有功。惜野心勃勃自視甚高，領袖慾極強，不願居人下，民國十五年譚公諄諄告誡，曾有「吾湘人士每有好勝不下人之習」一語，真是一針見血，惜冥頑如唐，終難省悟。當其在鄭州宣佈獨立之前，召集所屬將領會議，均緘默無一人發言，最後某老任師長，起立建議三策：第一、蔣總司令會勉唐為今日之左宗棠，請統率各部開關西北鞏固邊陲，是為上策；第二、接受命令遷赴南京就任軍政部長職，是為中策；第三、如摒棄上述二策而欲別樹一幟，則為最下策。此時唐似已瘋狂，即起立宣佈謂一切業已決定，遂反。總

而言之，唐之為人小有才而學不足以濟其才，故不明事理，不識環境，不度情勢，異想天開，自認當為中華民國總統。因嘗聞其師蔣百里先生言，湖南乃中國之普魯士，天下動亂，湖南如有一支新興力量即可安定中國。唐乃不自量力，欲構成此一新興力量，其最荒謬者，莫如仿效馮玉祥以基督將軍相號召，也找來一個顧和尙，拜之為師且令軍中幹部一律信奉，羣稱顧老師，雖經蔣百里等加以勸阻均不聽，其後一切作為全為顧和尙左右，愚昧如此安得不滅，當時譚公雖仍健全亦已不能有所影響矣。

書法詩詞名重一時

縱觀譚公生平行藏，真有如老子所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尤其其他的潛移默化之功，安時處順之力，實深契於老莊哲理，更非常人所可企及。榛禎走筆至此又記及譚公一生書法詩詞均名重一時，不可無一言，譚字有謂輕靈秀美得王趙之神者，有謂圓融柔和脫胎歐柳渾化南園者，其至友胡漢民氏則在祝賀譚氏五十壽辰詩中，以其字比之平原（顏真卿）米芾（米芾），其詩比之長慶（白居易）坡老（蘇軾），翁同和錢南園兩家均不及也。胡氏原詩云：

文采風流是我師，翁錢應悔未能詩。
似從長慶參坡老，竟以平原傲米芾。
虎臥龍跳非易事，春松秋菊可同時。
蒼生不病君無病，為祝南山無盡期。
胡氏亦善書法，字寫曹全碑，有人稱其方隅稜角，點畫鈎勒，不容有一筆一畫的脫略散失。

當國民政府時代，除譚胡兩家，尚有于右任氏以草書，吳敬恆氏以大篆名重一時，是為國府四大書家。

譚詩多中唐之音，清微妙逸，坦易輕靈，讀之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清詩人趙翼謂詩本性情，當以性情為主，奇警瘦硬之句，雖能使人蕩心駭目，但意味不足，所以元（稹）白（居易）之坦易有勝於韓（愈）孟（郊）之奇警。據胡耐安氏稱：「『非菴詩存』，似乎祇是譚氏中年以後所編集？並非譚詩的全貌」。茲特選錄十二首以供讀者的欣賞。

廬山襍詠二十四首（選六首）

壹。飛車遙遷便長征。頗怪求前復



廣西巡撫沈秉堃辛亥武昌首義後，他應譚延闞的促請宣佈廣西獨立擁護共和被推出任廣西都督。

却行。依約卅年前過處，疏星淡月九江城。（晚至九江城中車却行者數次）

陸。杉身松葉安羅樹。三百年前四十圍。古寺興亡何足記。低枝曾拂遠公衣。

捌。南行與雪五年別。失喜相逢五老前。門外萬松喋不語。孤燈殘雪對經箋。

拾肆。寺門無復後生松。象教凌夷大法空。煩惱本來除不盡。此行真似曉聞鐘。

貳拾。碑斷文殘蓮社空。橋平亭圯虎溪封。惟餘孤影天池塔。獨立蒼崖禮遠公。

貳貳。殘碑壞礎太平宮。曾有遊蹤說放翁。眾口浪傳婆媳塔。鬼工誰記舊樓鐘。（太平宮婆媳塔即放翁所記鐘樓）

元旦試筆（前後十二首選三首）

一、壬戌（民十一）元旦寄示大生。

炮竹聲中夜向晨。庭梅香裏入初春。

明燈笑語兒童樂。細雨簾櫳景物新。

佳釀乍醒除夕酒。異鄉還憶遠遊人。

不辭最後屠蘇飲。遙屬天涯更一巡。（時寓上海）

二、丙寅（民十五）元旦：四年頻看嶺南春。老至常疑負此身。敢謂軍容成節制。即論詩句媿清新。觀生自覺心無累。攬古欣瞻德有鄰。今日便當齊努力。不令歲月去逡巡。（時在廣州）

三、己巳（民十八）元旦：老來重見太平春。家國雍熙又此辰。海內但知同樂歲。天涯無復未歸人。含飴正喜親加膝。止酒無傷漸入唇。多少兒時梨棗事。不妨圍坐說年新。（時在上海）

譚組安胡展堂兩公交稱莫逆，又均能詩尤喜法韻，民十九年譚五十壽辰胡為詩祝壽用師期韻（詩見前），由是兩公迭韻唱和多至數十首，爭能鬥巧層出不窮，工力悉敵難分勝負，惜是年九月譚即逝世，否則金玉之作當不止此。古來稱唐元白和韻詩多至千餘篇，兩公實可與之前後輝映。茲各選錄數首。

一、次韻展堂見贈。

平生風義友兼師。喜入新年第一詩。不道杜陵矜瘦硬。相應王約詭肥痴。奴書自悔非崇古。老學深漸已後時。筆健輸君綠壽骨。行能多恐負相期。

二、再答展堂。（三首錄一）

歲朝休沐息官師。餘事猶能鬥小詩。遣我綜能真益智。眩人符自笑聆痴。布衣與國懷前事。蒲澗聽泉話昔時。文致太平知不讓。雍容裘帶想襟期。

三、題師期唱和集。

走卒知君亦可師。碧紗籠處恐無詩。嗜痴敢笑劉邕癖。掩骼幾同廣漢癡。驥尾青雲慚自附。蛙聲紫色總非時。未能臧拙翻成拙。好事流傳匪所期。

胡氏著有「不置室詩鈔」，其中用「師期」韻者多達百餘首，茲選錄數首如下：

一、組安見和即答。（三首錄一）

多能少賤故多師。一笑滄浪得和詩。矯健自緣天所授。弘深早悟叔非痴。如含瓦石應規我。餘有刀圭亦救時。



國民政府主席明德學校創辦人董事長譚廷閻先生遺照。

（原註：君佩病走問處方數日輒愈）徒步被荆拈舊句。廿年甘苦共心期。

二、組安再和三章依韻答六首。（錄一）

嶺表曾驅十萬師。軍中裘帶未忘詩。歌成白雪人難和。坐愛紅棉客亦痴。遺澤尚存思老輩。狂瀾能挽重當時。玉關消息催余去。扼腕中原恐誤期。

三、答組安見和二首：錄（一）

轉益多師是道師。掃除萬事莫如詩。與人議論寧爭勝。憂國心情常近痴。線墨久聞傳異域。銳歌今要答明時。我如小國參王會。黽勉從公敢後期。

四、憶組安仍用師期韻。

太傅沖和未易師。灌蘭鋤艾尚無詩。擬從安石規棋癖。肯學君虞有妒痴。風景不殊公逝後。江山無恙我憂時。去年今日經風雨。正是因章索和期。

五、悼組安先生仍用師期韻。

此身真付五禽師。達者何知識有詩。諸葛自稱仍謹慎。汾陽所得是聲痴。平生部曲應流涕。餘事文章亦映時。惟有典型隨歲改。弓髯攀託慰無期。

（按此二首係譚氏去世後所作。）

譚胡兩公互相推許互相敬重，譚之柔和適足以濟胡之剛直，假如譚後死十年，則胡亦不至匆匆憂憤而逝，兩公對於國家當有更大的貢獻。

附記

湘菜久負盛名，「麻辣子雞湯泡肚，令人長憶玉樓東」之句，係指湘菜講究辣、嫩、脆，具有特殊風味。譚公生富貴之家，山珍海味無日無之，尤喜品嘗佳味，因而譚廚之名更令人向往。據胡耐安氏所著略稱：「職掌總司令炊事之小廚房名曹進成，在譚老總進食時，常伺候在旁，聽聽『老板』對某一菜某一菜怎樣的指示。有人說曹廚子的那一手，全憑老總隨菜指點之功。曹門中的這一套，我來台後，見到胡少懷、彭長貴他們還是照樣遵行。談到烹調方面的功夫，首先是滾（熱）、爛、淡三字要訣；再，就得注意到火候，煎與炒用武火，燉與煨用文火；木炭、柴薪各有各的功能；還有作料的配合：葱、蒜、椒、醬、鹽、醋、鼓類的輔佐，也是絲毫馬虎不得。」又稱：「高手名廚，祇堪小鍋小灶，一兩桌席面，才可大顯身手。」

譚公素來豪飲健飯，中年以後雖已戒酒，食物則無節制，醫生曾警告將患腦溢血不治，或半身不遂而逝，但譚氏坦然告知胡漢民氏謂寧願選擇前者，因而胡謂譚的人生觀是抱定了「生與死為萬物變化之迹」的主張，近乎莊子的「養生主」論。真是能知「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但就衛生保健而言，營養過當反足以促其壽命，實為世人所當警惕的。

（譚組安先生致胡子靖手札墨跡刊五十一頁敬請讀者鑒閱。）

耐金盃先生左之吾不自意
乃復至此且又世事皆天定
吾人之能也喜

書在津貼得後喜甚此後宜
專始收束之計嘉魚同極重

聞正之化其進言黃陂委力

已作書其力在此乎求乞已多

志在能者功在名也因就近我

注九也兩月不出注意內部斷

志於為哲成身軍抗

已為有職業有歷史實不為
勇進蓋有出於國人之學

育仍不終不即之我明德也法

政至案多已招能多對行

去矣 弟 啟 歷 七月廿一日

聞之嗟奉 考致進已久而化觀天

多屬行委進於此激起反動於

只小利不能無端也天下事唯任勞

任能者最難 下之魄力固自可歎矣

祇多仰想已允陸君做主必與學以存

者回也也外請士安 弟思盈之育士

此兩書皆詳組金先生旅滬時所寄前二條正由青島移居上海與唐火川諸君
宗望傾覆帝若後之依因僅呈湘政府取銷符定一教育會會長沈先生轉告湯濟
武等書其詳也他不必細說於本校皆極有關繫也 己巳三月胡元侯記